



散文

水韵古街

○ 常树国

初冬时节，鲁北大地仍然气候温润，晴朗舒适。风静无声，阳光如慈母的手温暖地抚摸大地。树木的叶子大多已被季节染黄，还有不少仍保持着倔强的绿。水落坡街北宽敞通达的滨阳路上车来人往，非常热闹。路两旁绿树飒飒，南侧紧傍着的一条衬砌着方石板的小河，河水清清，微波荡漾，偶有几只野雀飞过，给安静的小河平添了几分生机和活力。远处是大片麦田，绿透了的麦苗就像懂事的婴孩，趁着好时光尽情舒展着身子，卖力地吮吸着大地的营养，茁壮地生长着。

水落坡镇是全国最大的明清家具、木雕、石刻集散基地，也是闻名遐迩的“古旧家具之乡”，作为山东省首批“特色小镇”，“中国收藏文化名镇”的名号早已响彻大江南北。坐落在滨阳路东首的民俗文化旅游景区古旧家具大市场，从全国各地收集来的古旧物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在各家店铺进进出出，欣赏着、感叹着、挑选着自己中意的物品。作为土生土长的水落坡人，我对水落坡古典家具及古玩收藏的发展历程还算是比较熟悉的，可当我在导游的带领下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水韵古街民俗文化博物馆的台阶时，第一次观赏到那些闪现着时代印记的老物件时，我还是被深深地震撼到了。水韵古街民俗文化博物馆不仅是一个博物馆，更是活生生的民俗文化发展长卷。走进其中，我顿时有着穿越时空的感觉。展台上任何一个不起眼的小物件就能撩拨开我回忆的闸门，曾经生活中的一幕幕往事、一个个场景立刻在我眼前铺展开来，让我的思绪随时光回溯到很久以前的岁月。

踏入“铁文化”展馆，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铁与火的年代”，眼前

正是“铁匠铺”的原貌：老木风箱诉说着岁月的故事，炭炉子上的火焰跳跃着生命的舞蹈，大铁砧子静卧在木墩之上，大铁锤与小铁锤在空气中响着历史的回声，长把铁钳子则紧握着工匠的汗水与技艺。看到这熟悉的摆设，那每到秋收时节村口大柳树下叮当作响的打铁声瞬间回响在我的耳边。

我村西头有片水塘，旁边有一口百年老井，离老井不远处有三棵粗干虬枝的大柳树。“棒子苍皮谷子耪拉耨”的时节，农民秋收要用到铁锨锄头，每年必来的铁匠师傅赶着俩轱辘的胶皮小驴车又进了村。大柳树下停下车，卸下轱辘，拴好毛驴，支起铁匠炉。那师傅红脸膛大高个，徒弟稍矮却敦实有力，俩人四下里捡几把干柴引燃炭火，不一会儿，“叮当、咣啷”的铁锤击打声就响起来，很快就围拢过来不少扛着锨耨着锄的村民。“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只见红脸膛师傅手握长柄铁锤，从炭火里夹出一只烧得通红的铁锤头，用手中小锤正反一划拉，顿时火花四溅、金光闪闪。他把铁锤头在大铁砧上一放，小锤轻敲一声，徒弟弓腰塌背手抡大锤便开始使劲砸起来。那大锤小锤就像小鸡啄米似地一下一下敲个不停，叮当、咣啷，叮当、咣啷……铿锵有力的响声热烈而欢快。红红的铁锤头渐渐暗淡下去，师傅用长钳子夹住，在长条石上“噌、噌”磨两个来回，迅速放入盛满凉井水的铁桶里，“刺啦”一声，一阵白汽倏然冒出，淬火完成。铁匠的每一次锤击，是对铁的锻造。那朴实无华的打铁声，为农村人的生活增添了无尽的乐趣。记得那时候，只要不上学，我会整天围在那里看，一看就是一整天。

移步慢走间，一副铁水桶和长木扁担

又赫然展现在我的眼前，让我蓦然间想起自己第一次挑水的事儿。初中毕业那年，父亲出河工去了，家里就剩我是一个男劳力，水缸见底了，母亲就吩咐我去老井挑水。我拿起扁担，挑起俩水桶“吱吱悠悠”出了门。当“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挑水的我站在井沿上，心里禁不住一阵哆嗦，看着井中清水里我的倒影晃来晃去，我一阵头晕目眩，伸到井里的水桶任凭我怎么左晃右荡也只是漂在水面却灌不进去水，急得我出了一头汗。等好不容易灌满水，我两手紧抓扁担挑着水走在路上，我仿佛听到母亲深夜坐在灯下纺线的嗡嗡声；看到一床蓝底印花粗布棉被，初中住校时盖着粗布被子瑟缩夜读的画面倏忽跃然眼前。单拿展示的运输或出行工具来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基本是木轮推车，六十年代改成了自行车，到了七十年代嘉陵小摩托开始走进寻常百姓家，再看现在，哪家没有辆小轿车或新能源车？抚昔思今，感慨万千，短短几十年的光景，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还是得益于新时代党的富民好政策。

在“烟火农家”小院一角，几个破篾篮子“牵绊”住了我的脚步，指着篾篮子

和五齿小粪叉，同行的好友陈德泽说，这是农民以前拾粪的工具。过去在农村，土地全靠土杂肥，质朴的农民为了给田地集肥，动物的粪便成了集肥的首选，在村口或路边等牲口出入多的地方常有动物随地排下的粪便，农民会起早背着粪篮子去把它拾回来。有时候下地干活恰巧没带着拾粪工具，又怕自己最早发现的粪被别人拾走，就在粪的周围画一个圈，这样别人也就不会再去动它了，这种朴素的道德规范至今依然在农村发挥着作用。秋收时节，你会经常看到有人为了占下晒粮的空地，提前在那儿画上线或者堆上小土堆，别人也就不会再去占用，这其实就是一种传统的诚信文化的展现。

“未经千锤百炼苦，难得削铁如泥刃”的铁匠铺，告诉我锻造意志方能成才；锈迹斑斑的古战车，让我领略到了古兵器时代战争的沉重；“铜锅铜碗铜大缸，铜个小盆不漏汤”的铜锅挑子，让我认识到了古代手艺人的精湛技艺；木杆秤，让我了解到了古人已会巧妙运用平衡原理，更教化现代人懂得了只有平衡好人际关系，社会才会更和谐的道理；升斗等卖米工具，颠覆了我固有的对商人的认知，卖米的商人卖米时故意把米装得冒了尖儿，“无商不尖”实非“无商不奸”，这不正是我们应该继续传承下去的经营之道吗？

当美丽的晚霞渐渐淡下去，夜色翩然而至，我们也结束了一天的行程，大家赞叹着水落坡人的智慧，饶有兴趣地谈论着一天的收获。夜色朦胧中，我们依依不舍乘车踏上归途。走过了水落坡的水韵古街，如同翻开了一本泛黄的相册，唤醒了我心里深处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记忆，真没想到到剪一段时光，让记忆在心底缓缓流淌，确是一件幸福的事。

父亲的小院

(组诗)

○ 于海霖

冬日

不断加深的冬日，令父亲的小院看起来格外寂静闲适，袅袅升起的炊烟，犹如世间浓浓的亲情，抚慰往昔自孩童时弯曲嶙峋的枣树像父亲严厉的话语，立在寒冬的院子里，让我们内心时刻保持着清澈、善良。当冬季风带着北方特有的冷冽，占据院子每个角落的时候，雪就来了

父亲在院子里忙碌，一会儿去偏房里摸摸锄头和镰刀，一会儿又去墙角看看那把再也爬不上去的梯子。我站在古老又清新的院子里，内心翻涌无边的童年和中年一遍遍演绎时间留驻的这边，父亲走来走去不住敲打松动的镰刀，他知道那些麦子丰收，从来少不了它

林间

早晨密林间，光线羽毛般簌簌飘落，缠绕着草木弯曲的香气，向远处流淌一边紫穗槐紫色穗状的花絮，正徐徐打开时间的缝隙，一边蔷薇把细长的花枝探入另一个空间，抚慰着湖水一只灰棕鸟站在高高的树枝上它的鸣叫短促、明快跟随它的叫声，我内心的忧郁渐渐止息。我快步跃过中年的激流，感觉那无限向上的时间它是一枚静悬的树叶也是桀桀碎金黄的花朵铺满湿漉漉的泥土

古瓷

一些时光被留住，而另一些被悄然带走。釉面细腻、光滑内里幽深。似有泉声奔涌，又似青丝木般的寂静没有人能深刻理解洞穿它以十倍的孤独变成它它在时光深处，转动流线的塑形它以沉默对抗孤独，也许神秘的背后是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时代走远了，而时代的缩影在它形体里不断呈现

我看到釉面裂纹细碎，但秩序井然，午后的光照着它有一些时光正在复活，然后隐去而它独留一份恬静静观，尘世的层叠复涌

父亲的小院

该怎样诉说此刻的幸福我坐在父亲的院子里，光划过脸庞我卸下所有疲惫，安享一天中最美的寂静时刻那长长的生命的慰藉，真理般地，在淡蓝的炊烟上升的瞬间，在碎银的光流泄红瓦的瞬间，灰喜鹊在邻家刺槐的密叶间欢唱的瞬间我一一确认，这来自家的爱和，父亲只是坐着不说话所给予的踏实感

我坐在天空下的院子里像小时候，天蓝得像一块画布我知道，人一生的苦难和秘密，总是在回忆时，被童年的时光治愈那是母亲慈爱的眼神，是童年滑落在时空深处的一颗玻璃球，是我趴在父亲宽大的肩膀上，恬然安睡的瞬间

我们并不知道未来的样子

我清晰地记得，这样的傍晚在细密枣花铺满的旧庭院劳作归来的父亲坐在门槛上橘色的晚霞扶着炊烟在屋顶静静升起淡蓝光芒在父亲脸庞缓缓流淌

我依偎在父亲身旁，看野草在墙角老去蜜蜂悬停在枣花上停止喧嚣父亲轻轻磕掉鞋里的土块时间在他脸上暗下去多么珍贵的一幕，我从没忘记那个年轻的父亲坐在门槛上生活似乎从未抵达幸福生命的暗流仿佛永不褪去

我和父亲坐着，谁也不说话我们并不知道未来的样子我们正毅然地从清苦的人间，穿过

追忆大河

○ 高秀亭

我的家乡在黄河岸边，那是一片充满历史文化沉淀与无限生命力量的土地。黄河，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用宽广的胸怀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作为黄河千万儿女中的一员，我对黄河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意。

记忆中的黄河是那么雄浑壮丽。每年春季，冰雪消融，黄河的流凌波涛犹如万马奔腾，气势磅礴。那时的我，常常站在岸边，望着那滚滚而来的河水，心中充满了敬畏与向往。黄河的每一滴水，都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故事，让我心生无限遐想。

黄河的四季，各有各的美。春天，万物复苏，河滩上绿油油的庄稼连成一片，生机勃勃。放羊人的吆喝声、河水流过的潺潺声、庄稼人的说笑声，构成了一幅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画卷。我常常和伙伴们相约到黄河滩割草、捉鱼，那是我们孩童时的天然乐园。每当夕阳西下，我们肩挑着满满的收获，踏着夕阳的余晖，兴高采烈地回家。

夏天，黄河成了我们嬉戏的天堂。汛期过后，大水从上游带来许多鱼虾，我们迫不及待地到河里去打捞。那些鱼儿在水中欢快地跳跃，仿佛在和我们一起捉迷藏。我们将捞回来的鱼清洗干净，回到家让母亲用油炸，那四溢的鲜香味让人垂涎欲滴，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简直就是一顿难得的盛宴。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黄河滩涂到处都是成熟的大豆、玉米、地瓜，男女老少都起早摸黑，车拉肩挑，收获着累累硕果，人人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感谢母亲河

给予我们的恩赐，她让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繁衍壮大。

冬天，黄河滩里则是一片银装素裹的景象。虽然天气寒冷，但黄河依然奔腾不息，迈着坚定的步伐向远方行进。我们会在河边堆雪人、打雪仗，享受着冬日的乐趣。那时的我们无忧无虑，心中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家乡的黄河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我曾无数次漫步在黄河岸边，望着那滚滚而来的河水，心中思绪万千。黄河，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辉煌与苦难，也承载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与希望，她用自己的坚韧教会了我们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

我时常想起那些年在黄河滩上度过的

美好时光，那时的我们是那么纯真和快乐，我们追逐着彼此的影子，在黄河的臂弯里嬉戏打闹；我们聆听着黄河的涛声，感受着大自然的神奇魅力。那时的我们，仿佛拥有整个世界，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无限期待。

如今，我离开了黄河岸边的老家，在县城里养老，但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无法忘记那条养育了我的黄河。每当夜深人静时，我都会想起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河，想起那些年在黄河滩上度过的难忘时光，那些记忆如同一幅幅生动的画卷永远镌刻在我的心中。黄河啊，你是我心中永远不被尘封的记忆，你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我都会永远铭记你的恩情。

悬铃木相伴的秋天

○ 葛汝真

滨海职专的外环路两侧，是清一色高大的一球悬铃木，十几年前这些树被栽下的时候，人们曾一度认为它们就是普通的梧桐，后来才知道它们和我们土生土长的梧桐树完全不是一个种类。梧桐在植物分类里属于锦葵目梧桐属，而这种高大繁茂的树种是悬铃木中唯一的一属，而且还有一球、二球、三球之分，不管它是美国梧桐还是法国梧桐，我更喜欢这些树的另外一个名字——悬铃木。

我对于悬铃木的喜欢，最早是缘于它带有动感的名字，缘于我一直以来对铃铛的偏爱，小时候开始就对它情有独钟，现在家里还存有各式各样的铃铛几十个。

我喜欢悬铃木的叶子，喜欢站在阳光透过叶子洒落下来的斑驳的树影下。应该是因为自古就有“梧桐引来凤凰栖”的说法，从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记忆中的校园里都有悬铃木的影子，而与它连在一起的记忆也是伴着树下的浓荫，很久以来我一直记着大学时为了担心体育挂科，同学天天中午陪练初级剑的场地一边那棵高大的悬铃木。青春是用来回忆的，我想很多人的故事里也会跟我一样，都少不了一株悬铃木吧。

悬铃木的果实外表是坚硬的壳，内心却柔软如棉，不同于随风飘扬的蒲公英，一球悬铃木的种子需要经历风雨磨

难，需要一颗勇敢的心才能“破壳而出”，开启一轮新的生命旅程，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挑战。

从篮球场到学校西门，是景致最好的一段，为此我给它取了一个美丽的名字，叫“悬铃路”，枝条上悬挂的一个个小球，衬着叶的青翠，映着天的蔚蓝，俨然就是一幅线条疏朗的简笔画。

右手边悬铃木巨大的浓荫背后是一片木槿园，木槿是花期比较晚的一种植物，在百花近乎凋零的时候，这片木槿依然开得热烈。木槿园西邻，是学校开发种植的一片“甜棒”园，北方的这种糖高粱“甜棒”，甘甜多汁，好吃到停不下来，是我幼年时的挚爱，一到下课时间这里就成了学生们的乐园，看着他们三三两两携带着欢声笑语，感受着他们的意气风发，有一瞬间我好像回到了年少时代。记得马尔克斯说过，人生而孤独，是以往的人和事让我们的人生变得丰满而充盈，而这悬铃木的浓郁，将曾经散碎的记忆串联起来，让我们在偶尔落寞失意的时候，依然可以感知生命的美好。

后来，秋天来了，翠绿了一个夏天的叶子开始变黄，之前圆圆的小绿球也变得“成熟稳重”起来。随着秋意渐浓，黄色叶子也逐渐增多，终于可以和绿叶“平分秋色”了，黄绿色的树冠更是别有一番韵味。这时刻即使再来一场秋雨，

也完全生不出那种“朱颜辞镜花辞树”的凄凉之感。每每走在这段路上，接听好友“清风”的电话，对方一定会问我：“又在看你的悬铃木吧。”

闲暇时沿着校园的外环路走一走，是这个秋天里最惬意的事情了。因为有这些好看的能带给我能量的悬铃木，下班时总喜欢舍近求远，有意沿着外环路绕一个大圈再回家，若是不起时间，还会一边走一边抬头看那些挂在茂密枝叶间的小圆球，如同问候一个个相识多年的旧友。

在这条悬铃路上，除了我，每到周末还经常会有另外一个身影静静地守候在那里，他是学校早年退休的教授，年纪大一些的老师差不多都认识他，都称呼他“李伯”。李伯的眼睛深沉而坚定，仿佛能穿越岁月长河看到那些逝去的时光，脸上的皱纹像悬铃木枝干上的斑驳陆离，印染着岁月的痕迹，不经意间散发出一种历经风雨后的厚重与踏实。每到周末，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轻轻拂过树叶时，李伯便已坐在了树下的长椅上，手中拿着一本泛黄的老相册，一页页翻阅，眼神中充满了温柔与怀念。

后来才知道，李伯相册里记录着他与已故妻子的生活点滴，从青涩的初恋照片，到携手步入婚姻殿堂的幸福瞬间，再到共同抚养孩子长大的温馨画面……每一张照片，都是他们爱的见证。妻子离世